

《自動販賣機裡的「正確答案」》

十七歲那年，我的世界縮小成了一張 0.5 毫米的劃卡紙。

我叫阿傑，校排前五十，老師眼中的「穩定名單」，但我知道自己快崩潰了。我的腦袋裡塞滿了各種公式、單字和歷史事件，它們像是一群脫軌的火車，在我太陽穴裡橫衝直撞。我看著模擬考題本上的幾何圖形，只覺得它們像是一座座牢籠。

那天傍晚，我帶著一枚 2009 年的硬幣，走向了那台機器。「喂，你真的要試？」死黨阿誠跟在後面，聲音聽起來有點虛。他成績墊底，整天只想著組樂團，是那種會把英文課本畫成漫畫的異類。

「我只是想知道，什麼叫『正確答案』。」我按下了那個褪色的按鈕。機器發出沉重的運轉聲，接著，一小卷泛黃的紙條掉了出來：「*明天的數學考卷，第三題選 C，第五題答案是 42。*」

隔天，數學小考。題目難得驚人，我算出的答案跟紙條上一模一樣。我拿了滿分，全班唯一的一個。

我開始頻繁地光顧那台機器。但這台機器的運作方式很特別。它不收錢，那枚硬幣只是「啟動費」。它真正收取的，是你生命中的「分心瞬間」。

「所謂的正确答案，是用你腦袋裡的『雜質』換來的。」一個陰雨綿綿的午後，我居然在販賣機旁遇到了一個穿著舊式制服的學長，他看起來比我還蒼白。

「什麼雜質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那些讓你沒辦法專心讀書的東西啊。」學長笑了，笑得有點空洞，「比如，你對某個女生的暗戀、你對夕陽的感嘆、你對漫畫的熱血、還有你跟朋友講冷笑話的快樂。這些東西對考試沒用，對吧？拿去換答案，划算得很。」

我照做了。接下來的一個月，我進步神速。我不再因為看到窗外的積雨雲而發呆，不再因為耳機裡的搖滾樂而熱血沸騰。我看著阿誠在我面前興奮地撥著吉他弦，講著他的新歌，我心裡只覺得：「*這有什麼意義？這能加分嗎？*」

我變成了最完美的學習機器。我的成績衝到了校排第一，老師在台上表揚我

時，我心裡卻沒有一絲波瀾。我得到了所有的正確答案，但我發現，我開始不認識鏡子裡的自己了。

直到那天，阿誠出事了。他因為術科成績太差，跟家裡大吵一架，把那把視如生命的吉他摔碎在校門口。他紅著眼眶跑來找我，聲音沙啞：「子傑，陪我去頂樓坐一下好嗎？就一下。」

我看了看手錶，現在是五點三十分，晚自習前還有二十分鐘的黃金複習時間。

「阿誠，我很忙。明天要考英文單字大賽，那些字根……」

阿誠看著我，眼神裡有一種我看不懂的悲哀。「子傑，你現在講話，聽起來就像本課本。」他轉身走了。而我，竟然在那一刻感到一絲輕鬆——因為我「節省」了二十分鐘的情感損耗。

當晚，我走向那台販賣機，想換取大考的作文範文。但我按了半天，機器卻噴出一股黑煙，最後吐出一張白紙。上面寫著：「庫存已空。你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交換的雜質了。」

我愣在那裡。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手，發現我竟然想不起阿誠最愛的那首歌的旋律，想不起暗戀的女生笑起來的樣子，甚至想不起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考大學。我的靈魂被「正確答案」填滿了，卻也因此變得空無一物。

畢業那天，我再次回到舊校舍。那台自動販賣機消失了，原地只剩下一圈發黃的草痕。

我沒考上所謂的頂尖志願，但我進了一間離海很近的大學。我的成績單上依然有很多錯誤，但我不再害怕那些紅字。我學會了一件事：人生不是一張劃卡紙，而是一本寫滿塗鴉與修正液的筆記本。

那些會讓你分心的、讓你痛苦的、讓你繞遠路的「錯誤」，其實才是青春給予我們最珍貴的獎勵。

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枚 2009 年的硬幣，將它用力地擲向遠方的圍牆外。「這一次，我要自己找答案。」我對著空氣說道，然後轉身走進了那片燦爛得讓人想流淚的夏日陽光裡。